



岳飞

汪 健

岳 飞

(六幕话剧)

汪 钺

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4年·兰州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話剧，是根据民族英雄岳飞的事迹編写的。岳飞为南宋时爱国名将。当时，北半壁河山，淪落金人之手，朝中分为主战、主和两派。前者以岳飞为代表，后者以秦檜为代表。两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争，十分激烈。通过这一斗争，作品歌颂了岳飞的英雄气概，集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和爱国精神；同时，对以秦檜为代表的民族败类的卑污嘴臉，也作了深入的揭示，給了应有的鞭答。作品虽取材于历史，但能“采故实于前代，观通变于当今”，作到古为今用。

封面設計：董兆儉

舞台設計：楊前、董兆儉

岳飞（話剧）

汪 鉞

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兰州市第一新村）

甘肅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001号

甘肅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甘肅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·3 $\frac{1}{2}$ 印张 字数68,000

1964年5月第一版

1964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2,420

統一书号：10096·23

定价：（六）0.39元

人 物

岳 飞——南宋抗金元帅。初出場时为統制，二十八岁。

牛 皋——岳飞部将，四十六岁。

岳 云——岳飞之子，十三岁。

梁大伯——农民，六十岁。

梁金凤——民女，十五岁，梁大伯的孙女。

岳孝娥——岳飞之女，十七岁。

姚夫人——岳飞之母，七十岁。

李夫人——岳飞之妻，三十三岁。

张 宪——岳飞部将。

楊再兴——曹成部将，二十五岁。

岳 翻——岳飞胞弟。

李 宝——岳飞随从。

张 进——岳飞随从。

韓世忠——检校少保，武宁昭庆軍节度使，五十多岁。

李若虛——临安大理寺丞。

隗 順——獄卒。

王 俊——岳飞部下。

統制、士卒、群众父老等若干人。

秦 檜——礼部尚书，四十多岁。

万俟卨——比部員外郎，四十多岁。

赵 构——南宋高宗，二十四岁。

舞女、御林軍、卫士、度旨官、皂隶等若干人。

（注：以上人物年龄均为第一次出場时年龄。）



第一幕

时 间：宋高宗建炎四年（公元1130）春三月。

地 点：临安西湖畔。

金兵二下江南，到处烧杀抢劫，明州大火，只剩下几个寺庙；平江城池，变成了无人的焦土；临安是南宋的行都，金兵放火三日，死者大半，西湖横遭践踏。湖畔的一座小亭旁，远远望去，湖水青山，依然如故，但雕栏石砌，已经残破不堪。台右被焚烧后的亭阁，断梁残枋，伸向台中。就在这一块战火的废墟上，投降派为了粉饰太平，正在布置着“盛世”景象，被抓来的民女，高髻云鬓，穿着官装，跟宫女学习歌舞。

开幕时，梁金凤也着宫装，跟宫女一起载歌载舞，教给她的那些空洞词句，掩盖不住她深沉的哀怨。

宫 女：（边舞边唱）

十里湖山漫步，绿映红。

观不尽六桥花柳惹春风。

休将浮生虚度，醉多春。

有道是人生长乐水长流。

〔卫士甲、乙，抱着几匹黄绸缎，跟着万俟卨打台右亭子上走了下来。万俟卨把亭子周围端详了一番，指了指烧焦的残梁，卫士恭身施礼后，急忙展开黄绸子，把那些焦梁残枋包裹起来，又把零乱横陈的椽瓦收拾到远处去了。〕

〔万俟卨向歌舞的宫女和民女走去。〕

〔一个教练歌舞的宫女，忙向万俟卨施礼。〕

万俟卨：（向宫女）全唱会了吗？

宫 女：启禀大人，全唱会了。

万俟卨：打这个亭子到前面那排柳树下，都是你们游乐的地方。看见皇上向这边走来，要分散自由，象是踏春的样子。要歌、要舞、要欢乐、要自在，国泰民安，好象这里没有打过仗！只要皇上高兴，一定重重的赏你们。

宫 女：是。

〔卫士甲向台左深处张望，象是发现了什么意外的大事，急忙走到万俟卨身旁。〕

卫士甲：（指着台左深处）大人，你看……

万俟卨：（出乎意料地）干什么的？

卫士甲：左顾右盼的，象是外地来的小军官！

万俟卨：还佩着剑！好大胆……

卫士甲：是啊，是啊。

万俟卨：前面的卫士是干什么的！（气愤地）去，把他带过来！

〔卫士甲向台左下。〕

万俟卨：（大叫）来人！

〔卫士丙和丁打台右急上。〕

万俟卨：（指着台左）等那个歹徒走过来，看我眼色行事，说拿便拿，带回去审问审问，说不定是一个凶犯哩！

卫士^丙_丁：（持戈站立一旁。）

梁金凤：（含着满眶热泪，跟宫女舞到万俟卨身旁，乞求地）大人，饶了我吧，放我走吧！

万俟卨：（狠狠地）嗯！

梁金凤：（泪眼望望万俟卨，再也不敢说什么。）

〔宫女向前，把梁金凤搀入歌舞队里。〕

万俟卨：（望着台左，向卫士丙、丁）来了！

〔卫士丙、丁，持戈以待。〕

〔卫士甲随岳飞打台左上。〕

万俟卨：（大模大样地走到岳飞身旁，又上下把岳飞打量了一番）你在这里摇来摆去的干什么！

岳飞：看看我大宋的锦绣河山，横遭敌骑践踏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才能雪此奇耻，报此大仇。

万俟卨：（指着岳飞佩带的剑）你佩带的这个是什么？

岳 飞：护身宝剑。

万俟卨：圣上要游湖赏春，禁止闲杂人等往来，你不晓得！

岳 飞：一概不知。

万俟卨：看你这个披挂，在军营之中，还有个一官半职，趁早从实招来，以免罪加一等。

岳 飞：（莫名其妙）……

万俟卨：携带凶器，乱闯禁区，你还有什么可说……

岳 飞：刚打宜兴前线南来，大人勿怪。

万俟卨：谁打发你来的？来这里干什么？

岳 飞：圣旨宣召，面见皇上。

万俟卨：（诧异）召你面见皇上？

岳 飞：是。

万俟卨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
岳 飞：岳飞。

万俟卨：（一惊）岳飞？哪个岳飞？

岳 飞：前建康留守杜充部下统制岳飞。

万俟卨：（大吃一惊）哦……（无所措手，想向卫士们发作，又觉得不对路，一挥手，让卫士丙、丁退下，这才急忙整整衣冠，深深施礼）下官，比部员外郎万俟卨，有眼不识泰山。久仰岳将军威名，今日相遇，实是三生有幸。

岳 飞：（反而感到不自在）小小统制，敢劳大人过奖！

万俟卨：威震江南，中兴名将，谁不敬仰。圣上召见将军，一定升官加爵。你看，这游乐的民女，这湖光山色，不减当年的雅致，这亭榭，满是太平景象。将

军多在军旅劳累，乘这春光明媚，大大逸乐一番
……

岳 飞：（怀着不解的心情，望望民女，望望亭阁。）

〔梁金凤听到岳飞的名字，似乎意识到可以向他倾吐自己的不幸，又看到岳飞望着她们歌舞，某种共同的东西，一下子勾起了她的哀痛。〕

梁金凤：（大叫一声）爹呀！（扑倒。跪在宫女的面前。）

〔众人一惊，岳飞向前。〕

万俟卨：（大步走到梁金凤面前）大胆！你好大胆！

岳 飞：（看到万俟卨神色不对，不解地）大人，这……

万俟卨：不必将军劳神，我来管教！（向梁金凤）站起来！

梁金凤：（忙跪到岳飞面前）大人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

万俟卨：（大声制止）住口！

岳 飞：（向万俟卨）大人，她有话，叫她讲吧。

万俟卨：好，好，遵命，遵命

梁金凤：（泪珠簌簌直滚，乞求着）放我回去吧，大人，放我回去。爹的尸骨停在灵隐寺，五天啦，头还没有找到，头呀！

岳 飞：（惊异地）哦？

梁金凤：连爹的尸骨都掩埋不了，我还唱什么！跳什么！

“人生常乐水长流”，我乐什么呀！流不长呀！

岳 飞：（向万俟卨）大人……

万俟卨：（紧接）你想想，圣上走越州，过明州，又飘流海上，多受惊慌。幸凭将军及韩元帅打退金兵，这才重返临安。皇天佑我，圣上兴致有加，今天要游湖

赏春，礼部尚书秦桧大人布置下来，要我们把西湖装扮装扮。圣上高兴，就是百官的恩泽；龙体驾安，就是万民的洪福。叫她们跳跳舞，唱唱歌，还这么顽固不驯，真该治罪！

岳飞：（克制着自己，忽然听到喊叫声，又向台右望去。）

〔卫士丙在台右喊着：走！走！

〔梁大伯也愤懑地喊着：走！走！

〔卫士丙和梁大伯各扯着一段黄绸子的一端，愤愤地走上前来。梁大伯看到梁金凤跪在一旁啼哭，放开黄绸子，大步跨到梁金凤面前。

梁大伯：孩子，你在这儿啦！

梁金凤：（扑在梁大伯怀中）爷爷！

万俟卨：（向卫士丙）他为什么撒野？

卫士丙：全城的黄绸缎搜罗光啦，不够用。他的这段黄绸子，拼了命也不交出来，请大人治他的罪！

梁大伯：（转向万俟卨）我们的尸骨露天停了五日啦，浑身没挂上一条线。一把马刀，换了这一段绸子，打算裹裹尸体，也对得起战死的英灵。这么一段破绸子，缠在这焦梁破椽上，不好看；拿英烈尸体上揭下的绸子，来摆这样的排场，恐怕也不合适，大人！

万俟卨：你竟敢抗拒朝廷！

梁大伯：不敢，大人。这会儿，绸子我不要啦，把孩子交给我就行了。她不会跳舞，也不想唱歌。还是叫她耕田种地去吧！（转身欲脱下梁金凤的宫装。）

卫士丙：（大喊）住手！

万俟卨：（咬牙切齿地）你不想活啦！

梁大伯：想活，大人。不能活了，想活也没有用。年轻的叫金人杀死了，年少的叫她逃命去吧。至于我老汉，出生入死，为国流血，没有被金人的铁马踩死，那就在大宋的钢刀下找个归宿去吧！

岳飞：（急步向前）大伯，你儿子是被金兵杀死的吗？

梁大伯：（不理地）死了的问不活，问他有什么用。

万俟卨：狂妄！

岳飞：（忙用手制止万俟卨。）

梁金凤：爷爷，他是收复建康、大败金兵的岳将军。

梁大伯：（上下打量着岳飞。）

岳飞：大伯，你刚才说，出生入死，为国流血，在哪里抗击过金兵？

梁大伯：（稍事迟疑）多啦，走过的地方多啦。靖康年间，三次参加勤王军，河北河东，都有我老汉的脚印。

岳飞：老家哪里？

梁大伯：保州。

岳飞：可曾参加过太行忠义？

梁大伯：为王彦将军喂过马。

岳飞：八字军里待过？

梁大伯：转战河北半年多。

岳飞：为什么没有刻下八个字？

梁大伯：（伸出赤臂。）

岳飞：（读臂上字）赤——心——报——国，誓——杀——金——贼。八字军的八个字，都刻在脸上，你为什

么刻在臂上？

梁大伯：熟悉地理，常作硬探。刻在脸上，行动不便。

岳 飞：不在北方抗敌，来到江南干什么？

梁大伯：皇上在应天府登位，我们携家带口南来效命。过黄河，渡大江，又来到钱塘。天天南下，天天败退，皇上逃到海上，我们在飞来峰死战；儿子为国捐躯，爷孙两个掩埋不了亲人的尸骨，这样的遭遇，还抓我们的人来跳舞唱歌，这个舞怎么跳，这个歌怎么唱！

岳 飞：（向万俟卨）大人，念起他们为国效命，满门忠义，暂放回去收拾尸体去吧！

万俟卨：（迟疑。）

岳 飞：秦桧大人知道此中情由，也不会怪罪大人。

万俟卨：好，遵命，遵命。

〔梁金凤脱掉宫装。〕

岳 飞：（走向梁金凤）叫什么名字？

梁金凤：梁金凤。

岳 飞：掩埋了爹爹干什么？

梁金凤：国耻家恨，誓报此仇！

岳 飞：唔？

梁金凤：别看我的年纪小，也曾和爷爷走过大江南北。

岳 飞：会使剑吗？

梁金凤：跟爷爷学过几路。

岳 飞：（解剑）给，试试看。

梁金凤：（迟疑，觑梁大伯。）

梁大伯：行，請岳將軍指教。

梁金鳳：（接劍，舞了一陣，收劍。向岳飛）請岳將軍指教。

岳飛：國家多難之際，時時要與敵人廝殺，有幾手進攻的本事才好。（接過劍，邊舞邊說）……扎……劈……砍……剝……要狠……要猛……出奇制勝……加大爆發力量！（收劍，向梁金鳳）給，這把劍送給你。國耻家恨，誓報此仇！

梁金鳳：（不敢接劍。）

岳飛：鋼刀換了綢子，少一件隨身軍器，帶上殺賊去吧！

梁金鳳：（望望梁大伯。）

梁大伯：好，收下。多殺幾個金賊。

梁金鳳：（收劍）謝謝岳將軍。

梁大伯：咱們走。（向岳飛）後會有期。

〔梁大伯偕梁金鳳下。衛士丙亦跟下。〕

岳飛：（望着梁大伯遠去，轉向萬俟卨）百姓這樣忠貞，國家興有望。

萬俟卨：（勉強地）啊，可喜，可喜。

岳飛：（施禮作別）大人留步，我去找韓元帥。

萬俟卨：下官不遠送。

〔岳飛向台右下。〕

萬俟卨：（望着岳飛的背影，滿腹牢騷，無處發泄，氣憤地把水袖狠狠地甩了一下。又轉身向衛士甲、乙）皇上快來了，就要在這裡上船，嚴加戒備，再不准放一個閑雜人過來！

〔衛士甲、乙同下。〕

〔万俟卨再次审查四周环境。〕

宫 女：（急忙走到万俟卨旁，指着台右）大人，看，皇上来了。

万俟卨：（率众宫女行三跪九叩大礼，起立后，边往后退边低声地）快，散开，赏景赏春……

〔万俟卨率众宫女向台左退下。〕

〔赵构率秦桧等，在宫女和御林军的簇拥下，打台右踟蹰走上。〕

赵 构：（看看伪装起来的亭子，望望远处歌舞着的宫女，自语着）倒是不错。（又望望湖山）西湖毕竟春长在。啊？

秦 桧：（急步向前）君王踏春万民福。

赵 构：倒聪明。（走到一旁）秦桧，前天我打海上回来，你会谈论过国家大事。你的意思我明白，你是主张两国和好。不过，你倡议的“南自南，北自北”，朝野议论纷纷，你不妨说的详细一点，到底两国和好利多还是害多？

秦 桧：（有顾虑地）社稷大事，不敢张皇。

赵 构：啊。（会意地轻轻挥袖，示意御林军宫女下去。）

〔御林军、宫女等向台左退下。〕

赵 构：既是社稷大事，为什么不写上奏章来？

秦 桧：和战之事，议论多端，只宜面奏。

赵 构：你说吧。

秦 桧：臣有内三对和外三对。

赵 构：先说你的外三对。

秦 桧：第一，靖康以来，军事上节节失利，我朝的百万大

军，已不成系统，需要陛下睿算妙略，长远经营。

赵 构：第二呢？

秦 桧：臣在金邦四年之久，政事民俗，了如指掌。他们是部落民族，抓来野兽同吃，抢到财物同分，人悍马彪，打起仗来，真是马上如龙，步行如虎，过河如蛟，登城如猿。臣非为虎作伥，只是奏明陛下，暂时宜作忍让。

赵 构：别吞吞吐吐的，这些我也知道。

秦 桧：第三，北方有蒙古族的威胁，西夏也是他们的外患，再加上金国内部也有主和主战的派系论争，夷族不道，国运难长，与其远涉师旅地去冒风险，倒不如静观成败，坐收渔利。

赵 构：听说，有人给你起了一个浑号叫秦长腿，看来，你的口舌也不错啊！

秦 桧：（急忙上前）字字真切，如有丝毫过实，愿受斧钺之诛。

赵 构：不要紧，说你的内三对吧。

秦 桧：（迟疑）这，内三对，启奏陛下，这内三对，臣思虑尚不周密。

赵 构：不周密怕什么，说吧。

秦 桧：首先，打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，我宋室惯例：将与兵离，官与职离。元帅大将，不得执掌重兵；实握兵权的小将，务必分散外置。要是张起抗金的旗帜，必将锻炼出几员拥有重兵的大将，到时跋扈自专，恐难制驭。

赵 构：（沉思）啊。

秦 桧：其次，朝廷主战，天下勤王义兵必将云集，这些将帅校尉，均非陛下亲手栽培，势必寇贼四起，形成割据局面。金人索我土地，寇贼倾我社稷，依臣之见，防内疏外，方为上策。

赵 构：（沉思着走了几步，背对着秦桧）还有哩？

秦 桧：（更加疑虑）这一点，这……容臣缓后再奏。

赵 构：不必啦。

秦 桧：啊呀，陛下，容臣再思再议方好……

赵 构：说吧，我想听。

秦 桧：（畏怯地向前）恕臣有罪。

赵 构：说吧！

秦 桧：（几乎是贴着赵构的耳朵）据说，去年苗傅、刘正彦逼陛下禅位的时候，就曾说过：“陛下不当即大位。将来渊圣皇帝来归，不知何以处之？”这真值得再思再想。现时陛下已登大宝，江左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何需渊圣来入主中原。要是恢复大功告成，渊圣必将南返……

赵 构：（微微一怔。侧身不动。）

秦 桧：（吓得魂不附体）是，陛下，是，陛下。

赵 构：（紧锁着眉头，转身望望秦桧。）

秦 桧：（喇地跪倒，磕头如捣蒜）臣该万死，臣该万死，万死莫赎。粉尸碎骨，臣也甘心。为了陛下，一片赤诚，完全为了陛下，为了陛下呀，万岁。

赵 构：（在秦桧身旁踱来踱去。）

秦 桧：（微一抬头，又看到赵构望了他一眼，急忙又扑伏在地）
忠臣无二心，二心不算忠，生为陛下臣，死为陛下鬼，此心已表，任凭陛下发落，死而无怨，死而无怨……

赵 构：（沉思着向台左漫步走下。）

〔秦桧仍趴在地下，一动也不敢动。〕

〔韩世忠和岳飞打台右上。看到秦桧跪伏在地下，莫名其妙。〕

秦 桧：（听到脚步声，又叨叨不休地）臣该万死，臣该万死！
……

韩世忠：哦，秦桧大人？是秦大人。

秦 桧：（抬起头来，望望韩世忠，又望望岳飞，再向台左望去，象是看到了赵构的背影，魂飞霄外，痴呆不动）

韩世忠：快起来，秦大人。（扶起秦桧）怎么？满头大汗！

秦 桧：（边擦汗）没有，没有，不关紧要。我刚才说什么……想必是二位大人听到了，听到了？

韩世忠：说什么“臣该万死，臣该万死”，圣上不高兴吗？

秦 桧：是，是不高兴，（忙向韩世忠岳飞二人施礼）韩元帅，我请求，请求二位大人，圣上龙体欠安，千万别说分外的话，看在秦桧的面子上，只求这一次，千万别使圣上不高兴。

韩世忠：（弄不明白秦桧的用意，望望秦桧，又望望赵构走去的方向，忽然发现赵构打台左走来，急忙整整衣冠。）

〔秦桧畏缩着闪在一旁，三人向台左施礼，退到两侧。〕

〔赵构、御林军、宫女、万俟卨等，先后打台左上。〕